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

孙犁 《山地回忆》 梁斌 《红旗谱》 (1918-2003)

茹志鹃 《百合花》 柳青 《创业史》 **B卷**

马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 杨沫 《青春之歌》 宗璞 《红豆》

乔以钢◎主编 李新宇 李瑞山◎本卷主编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ZUOPIN XUANPING

南开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评

B卷

(1918-2003)

乔以钢◎主编

李新宇 李瑞山◎本卷主编

李锡龙 李润霞◎本卷副主编

J206
848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目 录

小 说

- 孙 犁
山地回忆 (1)
- 茹志鹃
百合花 (5)
- 宗 璞
红豆 (10)
- 马 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 (13)
- 梁 斌
红旗谱 (20)
- 柳 青
创业史 (24)
- 杨 沫
青春之歌 (27)
- 罗广斌、杨益言
红岩 (30)
- 姚雪垠
李自成(第一卷) (33)
- 刘心武
班主任 (36)
- 蒋子龙
乔厂长上任记 (46)
- 王 蒙
春之声 (49)
活动变人形 (53)
-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57)
- 张贤亮
灵与肉 (63)
- 张一弓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74)
- 汪曾祺
受戒 (77)
- 张 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 (85)
- 湛 容
人到中年 (93)
- 戴厚英
人啊,人! (96)
- 古 华
芙蓉镇 (99)
- 路 遥
人生 (102)
- 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105)
- 贾平凹
腊月·正月 (112)
- 铁 凝
哦,香雪 (115)
- 王安忆
小鲍庄 (121)
- 张承志
北方的河 (124)
- 张 炜
古船 (127)
- 韩少功
爸爸爸 (131)

阿 城	
棋王	(134)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137)
莫 言	
红高粱	(140)
残 雪	
苍老的浮云	(142)
马 原	
冈底斯的诱惑	(145)
余 华	
古典爱情	(148)
苏 童	
妻妾成群	(161)
王 朔	
顽主	(164)
刘震云	
一地鸡毛	(167)
刘 恒	
狗日的粮食	(170)
池 莉	
烦恼人生	(176)
方 方	
风景	(179)
陈 染	
与往事干杯	(182)
林 白	
一个人的战争	(185)
谈 歌	
大厂	(188)
王小波	
黄金时代	(190)
陈忠实	
白鹿原	(193)
阿 来	
尘埃落定	(197)

李佩甫	
羊的门	(200)
阎连科	
受活	(203)
林海音	
城南旧事	(206)
白先勇	
游园惊梦	(208)
陈映真	
将军族	(217)
刘以鬯	
酒徒	(223)
李 昂	
杀夫	(225)
李碧华	
霸王别姬	(227)

诗 歌

艾 青	
礁 石	(229)
贺敬之	
桂林山水歌	(231)
郭小川	
望星空	(233)
流沙河	
草木篇	(238)
邵燕祥	
到远方去	(240)
食 指	
相信未来	(242)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242)
黄 翔	
野兽	(245)

根子	三月与末日	(247)	王小妮	印象	(286)
芒克	天空	(249)	傅天琳	疏勒河	(288)
多多	致太阳	(252)	崔健	一无所有	(290)
绿原	重读《圣经》	(254)	韩东	你见过大海	(292)
牛汉	悼念一颗枫树	(257)	于坚	尚义街6号	(294)
曾卓	悬崖边的树	(260)	海子	亚洲铜	(296)
昌耀	鹿的角枝	(262)		麦地	(296)
杜运燮	秋	(26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97)
北岛	回答	(266)	伊沙	饿死诗人	(301)
	迷途	(266)	骆一禾	修远	(303)
	结局或开始	(266)	翟永明	独白	(305)
顾城	一代人	(270)		咖啡馆之歌	(305)
	远和近	(270)	伊蕾	独身女人的卧室	(309)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270)	唐亚平	黑夜	(313)
舒婷	致橡树	(273)	欧阳江河	玻璃工厂	(315)
	双桅船	(273)	柏桦	表达	(317)
	神女峰	(274)	王家新	帕斯捷尔纳克	(319)
江河	纪念碑	(277)		纪念	(319)
	星星变奏曲	(277)	西川	夕光中的蝙蝠	(323)
杨炼	诺日朗	(280)		一个人老了	(323)
梁小斌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284)			

张 枣	
秋天的戏剧	(326)
陈东东	
雨中的马	(328)
张曙光	
岁月的遗照	(330)
孙文波	
祖国之书,或其他	(332)
肖开愚	
向杜甫致敬	(335)
臧 棣	
未名湖	(339)
戈 麦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	(341)
郑 敏	
诗人与死(节选)	(343)
余光中	
等你,在雨中	(345)
乡愁	(345)
白玉苦瓜	(346)
纪 弦	
你的名字	(350)
洛 夫	
石室之死亡(节选)	(352)
边界望乡	(352)
痖 弦	
深渊	(356)
也 斯	
带一枚苦瓜旅行	(359)

散 文

秦 牧	
社稷坛抒情	(361)
杨 朔	
金字塔夜月	(365)

刘白羽	
日出	(368)
傅 雷	
家书(两封)	(371)
孙 犁	
石子	(375)
亡人轶事	(376)
巴 金	
怀念萧珊	(379)
张 洁	
拣麦穗	(385)
黄永玉	
太阳下的风景	
——沈从文与我	(388)
唐 弢	
“拙的美”——漫谈毛边书之类 ...	(396)
叶 梦	
羞女山	(399)
贾平凹	
秦腔	(402)
唐 敏	
女孩子的花	(406)
牛 汉	
重逢路翎	(409)
汪曾祺	
金岳霖先生	(412)
周 涛	
稀世之鸟	(415)
张承志	
荒芜英雄路	(418)
杨 绛	
记杨必	(423)
史铁生	
我与地坛	(428)
斯 妤	
夜晚	(437)

刘烨园	
榫	(439)
余秋雨	
风雨天一阁	(441)
张抗抗	
牡丹的拒绝	(448)
王 蒙	
安详	(450)
张 炜	
融入野地	(452)
彼 敏	
成年礼	(458)
邵燕祥	
普遍粗鄙化	(463)
鲍尔吉·原野	
音乐告诉我们人的位置	(468)
王小波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472)
摩 罗	
巨人何以成为巨人	(475)
刘亮程	
寒风吹彻	(479)
季羨林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483)
周国平	
平凡生命的绝唱	(489)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491)

台静农	
伤逝	(494)
简 媃	
四月裂帛	(496)
余光中	
我的四个假想敌	(503)
董 桥	
藏书家的心事	(507)
徐 迟	
哥德巴赫猜想	(510)
柯 岩	
船长	(520)
徐 刚	
伐木者,醒来	(522)

戏 剧

老 舍	
茶馆	(524)
田 汉	
关汉卿	(532)
高行健	
车站	(535)
锦 云	
狗儿爷涅槃	(552)
姚一葦	
红鼻子	(555)

孙犁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笔名有芸夫、纪普、老荒等。1937年参加抗日并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以短篇小说《荷花淀》闻名。建国后创作了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孙犁是“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在上世纪5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

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平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的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门牙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妻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了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为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他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会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纺的。大娘，等我们打败了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帐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

计算计算了!”

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帐，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河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孙犁小说选》

【解题】

《山地回忆》创作于1949年12月，最初发表于《小说》1950年第3卷第4期。

孙犁创作于新中国初期的小说，大都带有回忆的性质，大多取材于他所熟悉的冀中一带军民的生活，着重描写冀中人们的民族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表现他们的性格美、灵魂美和人情美。作家进城以

后，怀着深厚的感情怀念那些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和自己休戚与共、危难相扶的人们，以及情同手足的战友。他着力描绘这些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就是为了呼唤那种进城后被人们逐渐淡忘了的最可珍惜的感情重新回来。《山地回忆》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作者在华北阜平山区的一段生活。作品表达了对那里的山水、人民的深情怀念，表现了山区人民的质朴勤劳，在艰苦环境中积极乐观、好学上进的精神，以及他们对于子弟兵亲如一家的感情。妞儿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她性格活泼豪爽，说话不饶人，带点孩子气。和“我”的相识和初次交往，就颇有戏剧性，语言富有个性。她把子弟兵看作是家人一样亲切随意，所以说话有恼有笑，毫无顾忌。她看见“我”初冬很冷还光着脚，就给“我”做了一双很厚的布袜，“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这做袜子的布，是她纺了半年线赚的，给她娘做了一条棉裤，剩下的本来要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妞儿和全家一致的意见是给“我”先做。“我”穿着这双新布袜“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

孙犁的小说，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很少直接描写激烈的斗争，而往往从日常生活的普通事件中展现人的灵魂，反映时代的风貌；也不拘泥于传统的写实小说追求故事性的情节模式，而善于表现贯穿于生活过程间的情绪和气质，从而形成凝炼、含蓄、文静、优美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审美文体。《山地回忆》虽有中心人物，但并不重在性格刻画和典型人物塑造。情节淡化，并无一般小说所讲究的情节跌宕起伏和完整性，作品重在抒发对那一段生活的深深怀念之情。通篇虽写的是家常闲话，纺纺织织，却具有情深意邃、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一种诗的意味和境界，开掘并升华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

【孙犁作品集录要】

《采蒲台》，三联书店，1950年

《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孙犁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孙犁文集》（7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

【作者自述】

我虽然主张写人物最好有一个模特儿，但等到人物写出来，他就绝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摄影。《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地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进城以后，我已经感到：这种人物，这种生活，这

种情感,越来越会珍贵了。因此,在写作中间,我不可抑制地表现了对她,对这些人物的深刻的爱。

《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延河》,1978年第11期

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

《文集自序》,《人民日报》,1981年9月2日

[评论摘要]

浓厚的抒情味,这是孙犁的短篇小说的风格的另一特点。他的短篇小说的整个的调子往往是抒情的。这位作家在延安回忆冀中平原的斗争,写出了优美的“纪事”;在全国解放后的天津“回忆”那战斗的“山地”,又写出了隽永的篇章。全篇如此,从全篇取出部分来,也往往如此,满带抒情味。妞儿说要给“我”做一双袜子,“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这样的叙述,当然是抒情的。而客观的描写也往往是抒情的。……小说中的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清新的泥土气息,也非常有力地牵动人的情思。

冯健男:《孙犁的艺术(上)——〈白洋淀纪事〉》,《河北文学》,1962年第1期

他又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短篇小说作者,《白洋淀纪事》中的不少篇便是解放后写的。他的短篇往往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富有色调和特具韵味的场景,用特别简练的描写和简短有力的对话来创造出一种意境,读来犹如一首优美的抒情诗。他的语言可以说就是诗的,是经过严格选择而富于表现力的带有抒情意味的语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王燎荧:《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作家出版社,1963年

孙犁的作品从不脱离政治,但又从不贴政治标签,他的作品革命性和人民性总是从现实生活中的诗情画意的抒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东西要离‘政治’远一点,这个‘政治’应该是加引号的。我的意思是,我不在作品里交代政策,不写一时一地的东西。但并不是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政治。”(转引自《语重心长话创作——访孙犁同志》)“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这样,政治倾向就“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文学和生活的路》)。以他代表作《荷花淀》为例,他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又以《山地回忆》(这也是孙犁的代表作)为例,他说,“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和意境,当然不是那种图解概念、交代政策,“写一时一地的东西”所能望其项背的。

冯健男:《漫谈“白洋淀”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4期

[研究文献索引]

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新港》,1959年第4期

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文艺报》,1962年第10期

冉淮舟:《美的颂歌——孙犁作品学习笔记》,《新港》,1962年第5期

周申明、邢怀鹏:《孙犁的艺术风格》,《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

袁振声:《漫谈孙犁作品的语言风格》,《天津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鲍昌:《中国文坛上需要这个流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3期

茹志鹃

茹志鹃(1925-1998),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杭州,生于上海。1943年在《申报》副刊《白茅》36期上发表处女作《生活》,1958年3月在《延河》上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百合花》《静静的产院》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儿女情》《一支古老的歌》等。

百合花

1946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的盲目的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噯!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

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道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的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的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的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的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躊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的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的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的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的带我走了。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往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气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遍共

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的对我说道：

“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惟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的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的说：

“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

“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的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

“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

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的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飘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做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她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

“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的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的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

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的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的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的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的跳起身，磕磕绊绊的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

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一九五八年三月

选自《延河》1958年第3期

[解题]

《百合花》原载《延河》,后收入短篇小说集《百合花》,是茹志鹃前期代表作。作家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开始之际。冷峻的现实使她“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百合花》可以说是她“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

《百合花》成功之处是作家在表现战争这类庄严的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风格。首先,《百合花》作为战争题材的小说,却丝毫没有渲染惊心动魄的场面,只通过“我”在战斗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小中见大,意味隽永地描写了战士与人民在战火考验显露出的手足之情和心灵之美,赞美了普通人对革命者的崇敬以及高尚品质。其次,小说并没有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十九岁的通讯员和新媳妇写成“高大全”英雄,而是表现为可爱的普通人。小说最吸引人的是那个可爱可敬的通讯员。从他送“我”到前沿包扎所的路上的反应以及与“我”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憨厚、朴实,还带有几分稚气的青年。他有着的一颗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心灵。去包扎所的路上,发现“我”走不动时,就“自动在路边站下”等着;当知道借来的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时,他感到不“合适”,要“送回去”;回团部时,他还把自己的两个馒头留下来,给“我”开饭。这些平常的小事反映了通讯员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淳朴品质。在战斗中,当敌人擲下的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他能临危不惧,毫不犹豫地扑在手榴弹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作品构思精巧,作家通过枣红色的被子贯穿全文,以纯洁的百合花象征人物心灵,使小说的人物相互联系起来。作家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刻画人物,笔调隽永。茅盾认为小说的风格有如“静夜箫声”,值得“咀嚼”和“回味”。小说后来曾被改编为同名影片。

1959年,曾经围绕茹志鹃创作风格展开讨论,有人批评她的作品只写家务事、儿女情,没有塑造“当代英雄”的高大形象,没有反映生活中的“重大题材”,甚至断言她的作品存在“方向性的问题”等。这种扼杀作家创作个性的政治性批评显然是错误的。新时期茹志鹃的独特创作风格得到重新肯定。

[茹志鹃作品集录要]

《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茹志鹃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她从那条路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茹志鹃作品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

[作者自述]

一个作家,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只能发现生活中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人和事,也写这些人和事,作者对这些人 and 事的看法,完全和群众一致,这样,我想是比较难于写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的作品来的。当然,我不是说作者要在生活中去猎奇,我想说的是,要做到毛主席所说的这几个字“更”就得学会从普通的实际生活中去集中,提炼出它所没有的,然而又是必然会有,十分会有的新的东西来。

《追求更高的境界》,《文汇报》,1962年5月24日

侯金镜同志曾说它是“时代激流中的一朵浪花”,我想,在我还没学会如何在短篇小说里,去正面展开宏伟的,波澜壮阔的大海全貌的时候,那就截取一朵浪花吧!浪花虽小,那到底还是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里飞迸出来的;金镜同志又说它是“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中的一只插曲”,那么它也未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奏的主旋律,或者,对主旋律还能起到一点陪衬、烘托的作用。因此,在生活这一浩瀚壮丽的海洋里,我努力想远游去,游到海的中心去,不过在游的过程中,凡是我能得到的浪花,我就采,凡是对我们这一时代大合奏有助的乐句,我也不放弃。

《〈百合花〉后记》,《光明日报》,1978年9月17日

我拿来了原来生活中与通讯员夜间竞走的一切,但我舍弃了夜间的景色,舍去了炮声呼啸的紧张气氛;我拿来了原来生活中通讯员和我拉开距离的

情节,但去掉了原因是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代替以性格。……因此,我把它处理在总攻的前夕,一段平静的间隙时间里。使得“我”与通讯员是在完全正常的环境中同行,致使他和“我”拉开距离,更显得突出,也更能显出他怕女性的那种特定年龄。同时在这段路程中,要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个感情建立得越有说服力,那么,小通讯员这一人物在读者心目中也越具感染力。

总之,没有受原有生活素材的诱惑,而且不客气地把它打碎,重新加以糅合,综合,创造出另一个似有似无,似生活中又非生活中的形象来,然后再根据这个人物形象的需要,再来选择改造原有素材,而未按真实生活去描绘。

《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评论摘要]

作者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这种前后呼应的笔法,举其显著者而言,在全篇中就有这么几处:通讯员枪筒插的树枝和野菊花,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通讯员衣服上撕破的大洞,新媳妇的枣红底白色的新被子。特别是通讯员的被门钩撕破的衣服,这一细节描写,前后用了三次,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上文都说过了,中间一次是写担架员抬了重伤员进包扎所,“我”听见媳妇一声惊叫,急转身去看时,“……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色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用这样的方法点明这个重伤员就是我们印象很深的通讯员,不但文字跌宕有力,而且唤起了我们的种种记忆——借被子,门钩挂破衣服,却又害臊,死活不肯让人为他缝好。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首先,在取材方面,你善于从生活中截取一些富有特征性的横断面。这本来是短篇小说写作上的常见的特点之一。但是你所截取的横断面又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是在更严格的意义下的横断面,你的解剖刀下得十分利落干净,毫无拖泥带水的感觉。横断面既经选定,你就在上面精心雕刻,仔细描绘,使它突出,使它发光。

其次,从结构上说,你的小说,故事比较简单,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格

局近似速写,仿佛随手拈来,其实却经过细心安排……

又次,关于人物塑造,你也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就是从小处着眼,通过一点显示全身。你不喜欢用强光灯来照明,而喜欢用手电筒来探视,集中一点,照得它毫发毕露,触摸到它的血管脉络。

再次,还想谈一谈你的语言和文体。这方面,我有一个总的感觉:你是一个诗人。你的语言精练,流畅,委婉,而又饱和着感情。你的文体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诗,读起来那么亲切,有味,娓娓动听。

欧阳文彬:《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上海文学》,1959年第10期

既然描写生活中的重大复杂的斗争题材不是她的所长,她就选取斗争中的一朵浪花、一支插曲而由小见大,在这类素材里施展她的创作能力。而这就影响了作品的风采和调子。豪迈奔放、粗犷不羁的色彩很少,而委婉柔和、细腻而优美的抒情却成为她作品的基调。在主人公们突破了自己的弱点,精神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的时候,作者善于抒发她们对新生活的幸福喜悦的感情;同时作者自己对人物也流露那么多的关心和爱护,即使是指出她们的弱点的时候,也没有急于谴责,而是分析这些弱点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倾听她们的心声,耐心地帮助她们。对人物感情的客观描绘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两者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抒情的调子。所以引起读者共鸣的当然也就不是豪迈奔放,而是人们感情世界的另一方面——生活在这大时代里不能不由得幸福逾越的心情了。

侯金镜:《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读茹志鹃小说有感》,《文艺报》,1961年第3期

[研究文献索引]

绿漪:《纯朴的诗篇——读茹志鹃的〈百合花〉》,《延河》,1958年第12期

魏金枝:《也来谈谈茹志鹃的小说》,《文艺报》,1961年第12期

李关元:《论茹志鹃的创作》,《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

安丽:《坚持百合花风格的茹志鹃》,香港《新晚报》,1980年4月1日

黄秋耘:《从微笑到沉思——读茹志鹃同志的几篇新作有感》,《上海文学》,1980年第4期

史景平:《歌唱普通人的心灵美——读茹志鹃的〈百合花〉》,《青春》,1980年第11期

盛英:《茹志鹃论》,《小说家》,1984年第2期

宗璞

宗璞(1928—),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生于北京。抗战胜利后次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1948年于天津《大公报》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A·K·C》,1957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豆》。进入新时期后发表了大量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三生石》《我是谁》、散文集《丁香结》等;并完成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卷《南渡记》、第二卷《东藏记》。

红 豆

[全作梗概]

一个瑞雪纷飞的冬日,年轻的女干部江玫回到她阔别六载的母校。校园内景物依旧,她被安排到她学生时代曾住过4年之久的那间小屋。墙上的耶稣受难像仍在,她用颤动的手从像后取出一个小锦盒,里面装着象征她和齐虹那段酸苦爱情的两颗红豆。江玫和齐虹是8年前她读大学二年级时相识的,共同的兴趣爱好——音乐使他们相爱了。江玫幼年丧父,与慈母相依为命,从老母那儿承袭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她的生活平静、单纯:上课、弹琴、读书,就像那粉红色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1948年的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有两个人同时走进她的生活:一个是带给她爱情的幸福与烦恼的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齐虹,一个是启迪她心灵、给她注入新思想和新生活力量的新同屋萧素。她参加了歌咏团和新诗社,为“黄河大合唱”所激动,为艾青、田间的诗所鼓舞。她帮助萧素修改、抄写壁报稿,这引起那只喜欢物理和音乐、对他人他事漠不关心的齐虹的不快,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争吵。此后,争吵竟成了他们爱情生活的一部分。为萧素卖血筹款给江玫母亲治病的事深深震撼,江玫与萧素建立起生死不渝的友情。在萧素影响下,她由不问政治到关心政治,积极参加了北京学生大游行。这一行动激怒了齐虹,他们的思想分野日渐明显,感情裂痕日益加深。暑假前夕,萧素被捕,江玫无比悲痛、震惊,她完全抛开少女的梦幻,直面现实,一步步走进斗争队伍的行列。而这时,随着局势的紧张,齐虹全家已离华赴美。他虽已大学毕业,仍滞留北京,期待江玫回心转意,同他一起赴美留学。江玫则坚持走自己的路,劝齐虹留下。不同的生活道路,加剧了他们的争吵,折磨着两颗年轻的心。他们深深地爱着,又无法走到一起。1948年冬北京解放前夕,江玫满怀激情地宣传护校,迎接解放,而她和齐虹那无可挽回的分离又在啮咬着她的心。终于,在一个初雪的夜晚,她送别齐虹,埋葬了少女的初恋。如今,她回到一别数载的母校,手握那象征爱情的红豆,心头浮起淡淡的怅惘,旋又充溢着胜利的新生的喜悦。

(据《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

[解题]

《红豆》最初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编辑当时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但小说发表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全面展开,《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等对它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批判,认为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人情味”。其实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红豆》讲述了大学生江玫与齐虹在北京解放前夕由于政治立场和生活哲学的根本分歧而分手的故事。作家试图通过爱情故事,表现出知识分子在祖国、革命、爱情、家庭之间的取舍,描绘出新我和旧我的决裂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人生选择的艰难以及成功后的欢乐。

小说写的是一个真挚的、富有悲欢乐苦复杂感情的内心故事。主人公江玫的信赖和向往,也正是新中国黎明期一代人心中的真诚信念。信念实现的道路往往充满痛苦的抉择。作家毫不掩饰地写出江玫在追求理想道路时对个人情感的眷恋与追怀,呈现了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青年女性抉择人生道路的艰难与曲折,刻画了那个历史转折时期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真实的艺术形象。尽管《红豆》未能避免那个时代的单纯和过度理想化,却以诚挚获得了久远的艺术生命。

《红豆》的特色之一在于细腻的心理剖析。作家把那种理智要割舍而情感上又难以割舍的爱情写得细腻含蓄,委婉缠绵。江玫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处于重大的时代蜕变和个人真挚爱情之间的形象记载,已留在中国文学的人物谱系之中。

《红豆》的成功之处还在于诗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语言明朗清新,带有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使作品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气息。作品风格也如一颗南国的红豆,自然温情